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三

二帝三代通論下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

伊尹太公 李商隱 老泉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

許由龍逄伯夷 昌黎

巢許夷齊 白樂天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磻溪銘曰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驁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代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逋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

四載之膺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粤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收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

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伊尹太公

李商隱曰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嗚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

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泰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泰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老泉曰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爲間

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閒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閒夏商耶伊吕固與人為閒耶桀紂因待閒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于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與天下共亡之吕牙之

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間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

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于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于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尚

明君賢將之所尚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于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

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于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茍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茍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茍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茍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

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茍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茍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

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

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于此一端而已乎茍在

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于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茍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許由龍逄伯夷

昌黎曰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没以至于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乃脱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䟽然

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于天下許由之為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逄哀天下之人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人踈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焉故忠之教行于天下由龍逄之為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捐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則伏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于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死而不懼者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于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泰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

則三師生于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葢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葢百行衆藝闕于身而求合者也是故古人言通者通于道義今之人言通者通于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猶矜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于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耶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

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人行不及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説之將深為通解

巢許夷齊

白樂天曰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

其常則以道萃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其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于一揆矣何以數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于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于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于時也生與死同歸于道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四

伯禽

用天子禮樂　高郢

隱公

攝位　六一　東坡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

取郜大鼎于宋 東坡

曹劌言長勺之戰 柳州

僖公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

五石六鷁 六一

魯頌 鄭獬

用天子禮樂

髙郢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

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鄆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豈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豈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鄆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

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
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禮
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
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後因言杞之郊也禹也
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
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
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

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使聖人未開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秖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

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爲萬代之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

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

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攝位

六一曰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

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知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于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没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

孔子之意跡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于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

姑之恨何伸于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
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
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一字豈不重于名字
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
加于人而没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决
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决非攝難者曰然則何
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
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

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于巳舉魯之人聽于巳生稱曰公死稱曰甍何從而知其假

東坡曰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

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孔子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于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不得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

者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

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閫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后也盖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后之流盖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于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君之令典孔子之法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之君

子　又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繫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謂不繫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爲其非嫡與桓均爾而長于桓隱公追先公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

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後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于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髙使斯聞高之言則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

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
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
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耶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
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曰見
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
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
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

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寛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

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

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則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

地也春秋之所為諱之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郜大鼎于宋

東坡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茍且之風而歸之于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强匹夫懐璧而千乘之君莫

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强有力者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鐘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所以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在魯之太廟則是魯鼎也不幸使齊人挈而

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于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

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于周周武公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内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于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之在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

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曹劌長勺之戰

柳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柳子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于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公

也茍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于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曰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后貶焉一則以外之弗

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存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者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于後世以齊楚之强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

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没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于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五石六鷁

六一曰魯僖公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

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有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鑑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闡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

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禾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于舊史則又非

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隅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于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于石鷁而忽于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何區區于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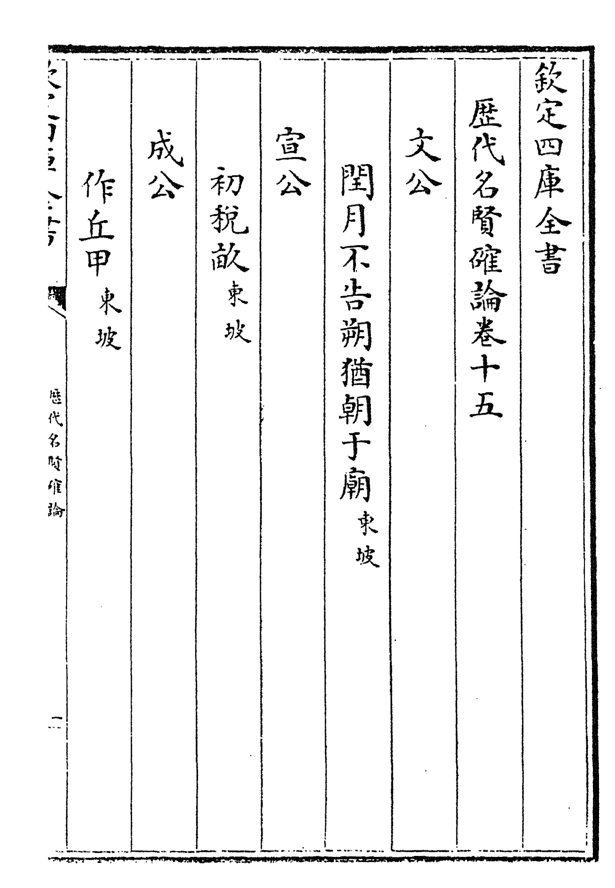
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失不亦又甚乎

魯頌

鄭獬曰頌天子事也魯安得有之魯詩變風也其體與商周固殊矣清廟文王之德也那高宗之祀也駉之馬牧于此概可見矣指之頌天子尊尊之義也或

以用天子禮樂豈其然耶㫖哉魯國之惡旁見齊詩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不常則書故禘未踰喪則書郊傷牛則書蒐狩失時則書廟逆祭則書納幣於喪則書季孫之聘蓋歲聘其常也不得書宜矣或曰季孫蓋微者也又曰以其頌請蓋僭也伯禽固賢于僖而當成王時天下一政豈國有變風而為美哉僖見於春秋者是聖人公天下是非其將何逃焉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五

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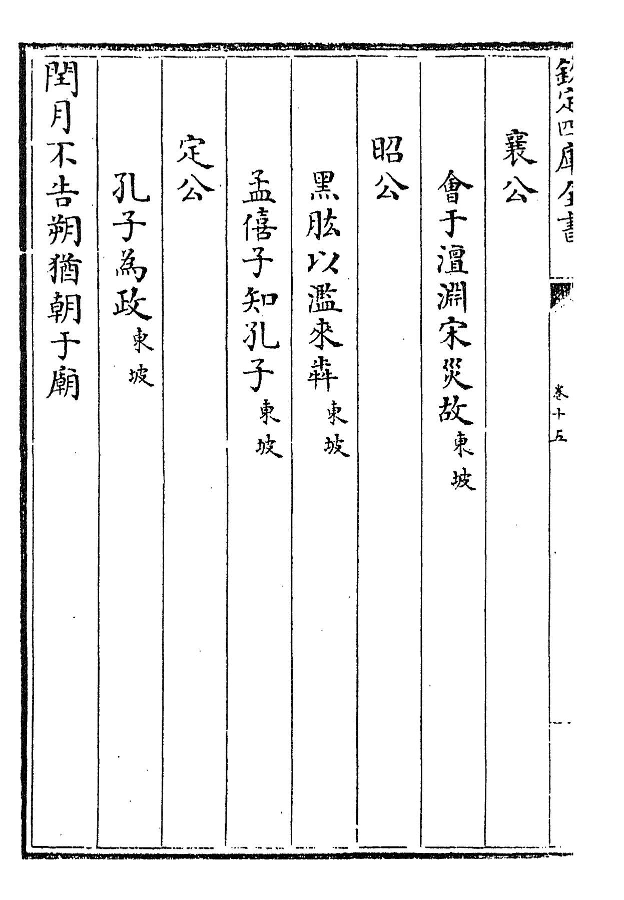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

宣公

初税畝 東坡

成公

作丘甲 東坡



襄公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

昭公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

定公

孔子為政 東坡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曰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

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餼有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為天歟為民

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于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

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初稅畝

東坡曰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

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于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

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始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作丘甲

東坡曰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

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于民者惟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民至于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足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以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

吾猶不足而孔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變古亂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愚故曰穀梁之說是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曰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

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于踈而相忘近不至于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義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

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

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録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為人之死而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曰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汚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兹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

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夫子之
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于魯也罪之深彼其
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
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
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
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辭蓋
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于叛人之過惡其論
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

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繆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于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

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
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
子之所封也此尤迂濶不可用矣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曰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
暮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
矣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
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

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絶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采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

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于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于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

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過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

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孔子為政

東坡曰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

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
侯曹操疑其論封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
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
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
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
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
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時三家雖若
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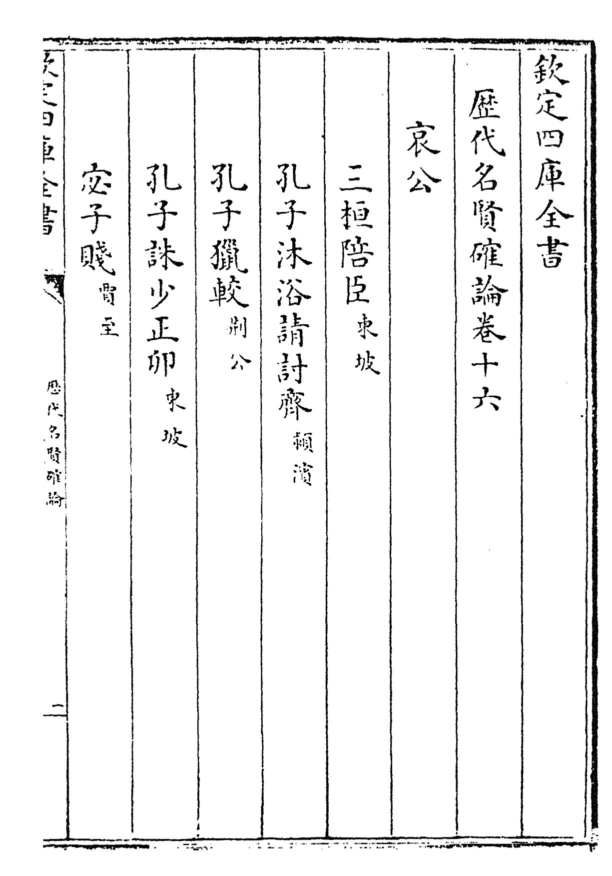
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者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

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五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六

哀公

三桓陪臣　東坡

孔子沐浴請討齊　潁濱

孔子獵較　荆公

孔子誅少正卯　東坡

宓子賤　胥至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　老泉　荆公　潁濵

三桓陪臣

東坡論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曰或曰建國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爲社而宰我不知故孔子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不然而已何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有所不可追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謂孟武伯曰子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嘗斯須忘三桓

也古者戮人于社哀公之問社有意于誅也宰我答以戰栗勸之誅也蓋相與為隱焉耳三桓之盛自宣公以來而至于此極矣釋政而授之棄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誅之可乎昭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禍也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為自修而三桓服無庸誅之也又論季孫之憂在蕭墻之内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

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于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四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而欲以越

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又論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曰古者士傳言庶人謗有大事謀及庶人而曰庶人不議非此之謂也天下無道政在大夫至其極也則在陪臣陽虎起于陪臣而執國命當是時盖有姦民處士襲虎之餘風設為讒言殄行以動揺人主傾覆世臣者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為是類發也史記孔子相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少正卯若大夫也必書于春秋其

不書盖微者也微而開政陽虎之類也歟　又論諸侯十世大夫五世陪臣三世希不失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曰魯自平王東遷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大夫逐諸侯自宣公失政季氏始專魯至定公五世而家臣因大夫定公之初平子之時季氏用事盖四世矣陽虎事平子至桓子而亡歷昭公定公盖二世而曰三世者孔子於其未亡也言之與以為不過是也是時齊晉皆失政高國鮑晏范中行之徒皆

相繼破滅葢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者其喪敗世數大約不遠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齊晉及魯皆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凌其上而無以令其下矣故諸侯專不過十世而大夫取之大夫專不過五世而家臣取之在易履之六三說而應乎乾則履虎尾不咥人亨去乾而自用則履虎尾咥人凶其是之謂乎或曰田

常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所言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茍有其德雖湯武以諸侯用天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三晉雖不足言然其所以有國者豈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

孔子沐浴請討齊

潁濱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弒君

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于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于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

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所不為者也

孔子獵較

荆公曰獵較剌時也昔孔子仕于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

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于可為之域而後之人習於
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汚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
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于無號則誘曰孔子亦嘗
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
人之㤳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序君
子何傷

孔子誅少正夘

東坡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

速此叟葢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
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
爾

宓子賤

賈至碑頌曰清静致理中肩之德至髙明柔克簡易
之體大繹徽音而徽遺論何先生道蔚其威蕤者也
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于仁殷其
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于魯君爾乃

周道淩遲王風哀思夷狄竊于位號干戈亂于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强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覲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

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于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嗚琴湯湯宓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

鱎革而為魴鱕鱕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遊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牧收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default寂寥夜川惆悵舊園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

老泉曰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臣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臣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于此則臣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臣聞之王者之兵計

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强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臣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

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于我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臣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

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縲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兵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于此也

荆公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于君則憂君之憂食於

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堯以為憂故禹于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于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安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于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于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于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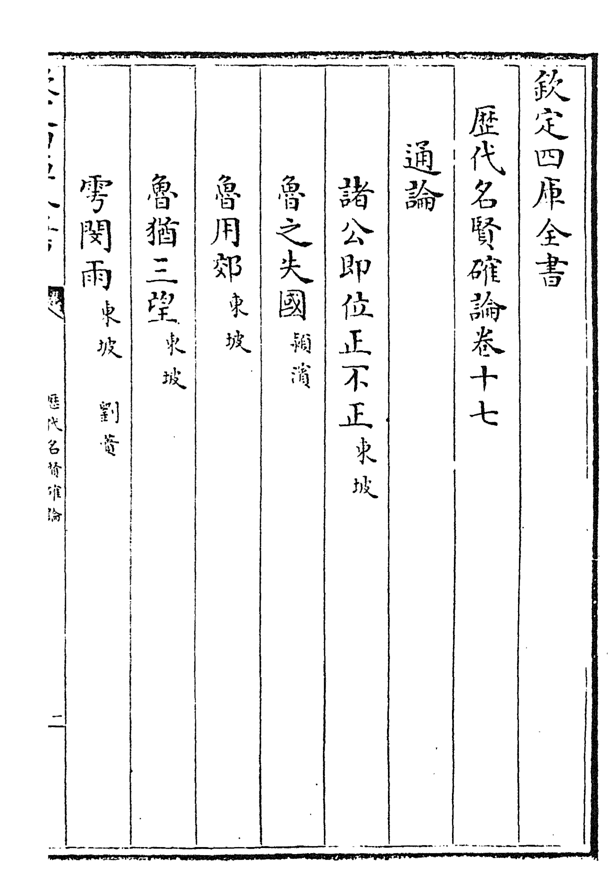
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以為之謀也茍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為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吴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禄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于顔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為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説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

子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為固不宜至于此
翃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于
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頳濱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强晉伯
越予觀春秋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
非陳恒吴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吴楚之戰
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盖戰

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于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于此至于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七

通論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

魯之失國 潁濱

魯用郊 東坡

魯猶三望 東坡

雩閔雨 東坡 劉蕡

大夫無遂事 東坡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曰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二月在三月而書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以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

曠年無君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四者相須而不可去也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始終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成襄哀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莊閔僖宣昭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

其道終而未嘗有道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元年魯之統絶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正月者正其君也魯之統方絶而未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公羊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詞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嗚呼昭公絶而定公又得立是魯無君矣穀梁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是桓莊閔僖宣昭皆不書正月歟丘明無

傳杜預之註略而不明而公穀之說又如此故愚猶有言焉

魯之失國

潁濱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缺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于昭公又欲以

越人攻之終亦出死于越嗟夫棄國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于社者有意于誅

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于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于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沒不復見焉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

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力自覺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用郊

東坡曰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

春秋之所以求信于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二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

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魯猶三望

東坡曰昔之論春秋書猶之義者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

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春秋之書三望者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而穀梁以爲乃者亡乎人之詞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極言之焉耳故不郊猶三望者皆夫子所

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絶矣或曰魯郊僭也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夫子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

雩閔雨

東坡曰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

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也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作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

民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春秋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以為旱之不在乎日也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傳曰又雩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歴日者月歴月者時歴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舉此以為例

劉蕡曰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大夫無遂事

東坡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

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
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
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

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八至二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八

桓公

管仲不死 東坡

管仲相桓公 潁濱 東坡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

管仲四維論 柳州

管仲治兵　東坡　潁濵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

管仲無後　東坡

管仲子路　潁濵

桓公用管仲易牙竪刁開方　李翺　東坡

景公

晏子　潁濵

齊司寇對　程晏

梁丘據 柳州

司馬穰苴 東坡 潁濱

管仲不死

東坡曰管仲為仁則召忽為不仁歟曰否量力而行度德而處之管之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于其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時有小大耳

管仲相桓公

潁濱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惟不求而

得之爾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
乃與陳平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
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
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
仁人豈以詭詐為之或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
之然死不旋踵嫡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
管仲之智而不免于此蓋物有所蔽之歟古者將治

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毁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去一時之欲而欲僥于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有嫡庶之禍遂

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又曰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霸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嫡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

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葢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况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

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耳

東坡曰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

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宫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曰自兵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强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

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强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于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

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至患弱大國不敢怙强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强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令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

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伐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亢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皁隸

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
王之大徳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
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
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整爾軍卒修爾矛戟
約爾列國罪予宂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
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
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
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于宗廟予敢以此誓誓

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

諸侯昔盟洛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即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曰昔管仲對桓公曰宫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竊見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满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為五霸之首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略雖闕公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専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虧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

有以宫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芭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盗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遺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者有不為大盗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管仲四維論

柳州曰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

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

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茍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仲治兵

東坡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

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

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歴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馬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馬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

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五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

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

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穎濱曰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

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幷海内商君為

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之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使天下也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曰管仲勲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于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盖古今二人而已

管仲無後

東坡曰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

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于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于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管仲子路

賴濱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于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

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矣夫子路自其誠身而爲之矣而其政未足以及民管仲其政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亦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于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桓公用管仲易牙豎刁開方

李翺曰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

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于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哉春秋曰夏滅之盖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

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于百姓者何所勞乎勞于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東坡曰書曰朕堲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

傳為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殊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茍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

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而為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為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不可自効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晏子

潁濱曰管仲以桓公霸然其身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仲葢有愧焉然晏子

事靈景莊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産等耳至于糾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崇好權利事武后立于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毁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于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幸身危者數矣其于明皇帝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崇凡管仲璟凡晏子或庶幾焉

齊司寇對

程晏曰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

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蚑蝻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摇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鼠於齊矣

梁邱據

柳州贊曰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上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昌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慫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蠧國罔嗚呼豈唯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司馬穰苴

東坡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言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穎濱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
鄄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為將
使寵臣莊賈監軍穰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為之
用命遂以成功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
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七年
北燕伯欵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欵十
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欵于陽
是歲公貳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會諸侯于平丘

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絶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酞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删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戰國雜說其妄者非一今皆正之矣然曹沫之刼齊威穰苴之卻燕晉游談著書者時以藉口史記李克稱吳起穰

豈且不能過魯仲連談燕將稱曹沫之盟其襲謬妄久矣故特見于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八